

吃开水

早先，川渝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俗，尊贵客人到家了，主人家就要请“吃开水”。然而，并不是主人家马上倒一杯开水给客人，而是女主人急忙进灶房生火，在锅灶上忙碌。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儿鸡蛋就端到了客人手中。其实，我们方言中说的这个“开水”，并不是白开水，往往是一碗甜甜的醪糟儿鸡蛋，再不济也是一碗加了糖的糯米小汤圆儿。

以前大家都穷，然而我们

有好客的天性，若有尊贵的客人到家，必定要“烧开水”待客。若家里没有鸡蛋，到邻居家借来也要让客人吃到“开水”。

每年春节前，家家都要用石磨推糯米粉子，供正月初一早上包大汤圆吃。正月间人来客往多，待客烧的“开水”，往往是放了红糖或白糖的醪糟小汤圆儿，当然，里头也许还有一个或两个鸡蛋。如果因时间关系或者其他原因客人没有吃上这碗“开水”，主人

家就会十分抱歉地说：“哎呀，硬是不好意思，连碗开水都没吃就走了。”

“烧开水”“吃开水”这类方言词汇来源于生活，如今，丰衣足食，吃食不再稀罕，于是“烧开水”待客这种习俗也就逐渐消失了。然而，语言文字往往比风俗习惯流传得更加久远，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再从文献上看到这些方言词语时，必定还能想象得出当年的生活境况和习俗。

□夏孟珏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三片二渣

四川话三片二渣指的是没得收拾，也可以引申为思维杂乱无章。

成都一个朋友叫我到他娃儿家去带个东西回老家，我一进朋友娃儿家门，就看见东一堆衣服，西一坨纸，鞋子袜子到处放，没得个章法。房子里乱七八糟，走路都得小心点，要带的东西也不知放哪

里去了。我心头说了一句：“这娃儿，把屋子搞得三片二渣的。”

李秘书没得收拾，办公桌上文件到处放，找个文件都要东翻西翻才找得到。一天领导叫他把上级领导的讲话稿找出来，好给职工传达，他硬是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，领导说他没得收拾，办公室搞得三

片二渣的。

三片二渣的说词也不局限于家里和办公室。工地上材料东一堆西一堆，横七竖八放起，工头也不去管管。领导到现场一检查，鬼火冒地说：“你管的啥子哦，到处三片二渣的，你干不下来就换人。”

有时三片二渣也引伸为说话没得头绪，东一句西一句。

□苟发刚

有不得，有了了不得

杨奶奶77岁了，活得越来越像个任性的咪娃儿，尤其是在花钱这件事上。

农村人家，一般都要养几只鸡鸭鹅，捡点蛋卖了贴补生活，或者偶尔打一个来做蛋臊子。杨奶奶上年纪后，儿媳妇都劝她少养点家禽，图个趣算了。她答应得“哦哦”的，结果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只要晚辈给她拿了钱，转眼就去买鸡鸭鹅。不过，她的

手艺好像有点回潮，买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小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丢了命。死了又买，买了又死，再劝都不听。儿媳妇说：“她这个人，有不得，有了了不得。”

“有不得，有了了不得”这句话还经常用来形容小娃儿。比如买了零食或玩具、炸了爆米花或苞谷花儿的时候，要么吃得不够气，嘴巴没停过，要么玩具不离手，还不

许别人碰，睡觉都要抱在怀里头。大人就会说：“硬是有不得，有了了不得。猫嘴巴子吊不住干泥鳅，不晓得细水长流，几下吃完了看你咋个办！”“给你买的玩具，莫得哪个跟你抢，做起那个猴急舞跳的样子干啥。”

做人呢，莫得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，有了的时候不要大手大脚、要不完了，这样才能坦然地面对有和无、得与失。

□汤飞

手板心煎鱼给你吃

手板心煎鱼给你吃，逗是川渝方言说的不可能、办不到的意思。

我家么儿读书的时候，学习不好，我故意激将她：“你勒个成绩，要是能考起大学，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”么儿受到刺激，从此加倍努力，刻苦学习，后来终于考上了大学。

我抽了四五十年的烟，经

常咳嗽，也晓得抽烟的危害，曾数次试图戒脱。最长的一次戒烟了八个月，还有一回戒了十二天，均以失败告终。哎，正如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说的：“戒烟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已戒过一千次。”

爱之弥深，恨之弥切，年纪越大越懂得生命的宝贵、身体健康的重要。有一天，我

又决定戒烟。嘿，勒回，我居然逗戒脱了，绝对不会再抽了。

年轻时，同事跟我打赌：“你要是把烟戒脱了，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”那天微信给他发，我戒烟了。他先不信，后来颇惊讶地说：“噢，你嘿有毅力，老来还把烟戒了。”我笑扯扯地说：“世界恁个美好，我还想多活几天哩。”

□陈世渝

合(gě)合米把把柴

“合”(gě)与“把”，是过去农村普遍使用的方言最小量词。算粮食用“石(dàn)、斗、升、合”，而指柴草多少则有“堆、捆、把”之说。所以，“合”和“把”都是比喻细微。“合”一般用竹筒计量，大米每合(筒)约现在的半斤左右。

有阔老太婆问某少妇：“听说你嫁了个好人家，占多少土地，所住的院子有多大？婆婆对你好不好？家里几桌人吃饭？”少妇向老人略施一礼，淡淡地自谦回答：“小女子家马马虎虎，田土够种了，所

住的房屋冬暖夏凉。至于我婆婆嘛，她说把我当女儿待。全家人不太多，煮的合合米，烧的把把柴。比不得婆婆你的家，蒸的甑子饭，用的大锅灶。”

也有大嘴巴对做小生意的人讥讽嘲笑道：“你舍不得花头钱作本，煮点合合米，烧些把把柴，怎么当得到大老板呀？我看难。”

更多的是用此话鼓励他人的。张三发现李四做生意失去了信心，拍拍其肩膀说：“万丈高楼从地起。你不要看

郑五生意做得大，哗哗响的大票每天收不完，过去他还不是从煮点合合米、烧些把把柴那样起家的。年轻人，凡事都有个由小变大、由弱到强的过程。”李四听了精神一振，慢慢恢复了常态。

刘六性格粗犷，对小事情从不放在心上。自己不愿干，还干预别人去做。有好心人劝他，聚水成海，积沙成塔，万贯家财也是从分分毫毫积累起来的，切莫嫌合合米把把柴啊。刘六觉得有理，就逐渐注意细小事情了。

□金青禾

拈闪闪

拈闪闪，是指用筷子去拈闪闪发亮的肥肉。在过去生活不富裕的年代，大家都喜欢吃肥肉。只有闪闪发亮、肥得流油的肥肉才能解馋。

小时候，我们经常说拈闪闪。主要是说有肉吃，打牙祭。特别是春节，娃儿们在外边疯耍。有的大人就会说：“还不回去拈闪闪。”听大人们这么一说，娃儿些一哄而散，都飞叉叉地跑回去拈闪闪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早已不再争着吃肥肉了。并且肥肉吃多了还会得“三高”。

最近，快过年了。朋友拿了一块老腊肉，说约几个朋友聚一聚。餐桌上，一盘巴掌宽、肥得流油的老腊肉端上桌，大家都赞叹不已：好香哟！

“来，趁热吃，大家都尝一块。”朋友招呼着大家。我拈上一块厚实的老腊肉送进嘴里，轻轻地一咀嚼，肉化渣，油在嘴巴里四处流溢。虽肥，但不腻。大家都纷纷表示好吃。突然，一个朋友脱口而出，“好久没有这样子拈闪闪了。”大家一愣，相视而笑。“拈闪闪，拈闪闪。”大家边说边拈，一盘的老腊肉一扫而光。

□孔繁强

有趣的泸州土语

在川南泸州，有不少土得掉渣的词汇非常有趣。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保留一种地方生活的原味。

哈啾啾：诸位，第一眼看见这个短语时，是否不知所云？如果念出声来，又是否会恍然大悟？哈啾啾，即北方人所说的挠痒痒，或者挠胳膊窝。但我们的土话“哈啾啾”比他们所说的要生动有趣得多。哈啾啾一般是用来逗耍幼儿的。一般先用食指在嘴巴前哈上一口气，再对着小孩子的颈下、腋下、肚子上轻轻地挠，使其发痒，忍不住发出笑声来。

闹山麻雀儿：说的不是麻

雀，说的是人。麻雀儿生得小，又爱叽叽喳喳地满山飞，不讨人喜欢。偏偏有一些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有他在，一群人都得听他一个人叽叽喳喳，别人插不上话。有点什么事，他能马上帮你传遍整个圈子，人人皆知。这种人就是闹山麻雀儿，就会说他们“闹麻了”。

码不准：这里的码不准，绝对不是指鞋子衣裤的尺码不准确。码不准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码不实在。码不实在，就是不确定、不踏实、不稳当的意思。张三问李四，王五好多岁了？李四说，可能二十四五吧，码不准。大抵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
□冯永亮

黄冈方言li(迥)

湖北黄冈方言中有个音“li”(音迥)，是“折腾”的意思。比如大人骂小孩：“你还在那儿li?!”意即在那里胡闹。“你把衣裳li咥了”，意即“你把衣服磨破了。”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侄女阿银做临时工，头一年调到我们县城的工厂，第二年调到邻县的工厂，哪家厂效益好就往哪家跑，每次工资都有提升。她晚上喜滋滋地来我家聊天，我父亲见她折腾来折腾去，等她走了，很不屑地说：“这个阿银，一会儿li到罗田(县)，一会儿li到浠水(县)。”

离开家乡多年，很少说家乡话，li字几乎从我脑海里消失20多年了。

去年暑假，我在家休息，突然收到开车的高中同学阿

富的微信，他发来语音：“老郭，放暑假了吧？好羡慕你们当老师的。你看我，大热天还在太阳底下使劲li……”久违的一个方言词涌上脑海，我略作思忖，回道：“你在外面li有钱赚，我也想出去li，没技术啊……”

阿富当年高考差些分数，没考上大学，就闯社会了，打过许多工，可谓为了生活四处li。他如今在北京开电子厂当老板，女儿送到国外留学，是“肯li会li”的人啊！

调侃归调侃，转眼我和阿富高中毕业30年没见，大家都是知天命之年的人了。进入2024年，我有两个小愿望：其一，但愿我们身体健康，能多“li”几年，安享晚年。其二，希望我们早点有机会“li”到一起，见个面，喝杯酒。

□郭新国